

評劇



灣 亮 月

徐 楚 等 改 編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本 事

本書寫的是在普選中，遼東省月亮灣村要選出三個代表。在提候選人時，羣衆提出了于支書和婦女積極份子鳳梅，大家又提出了村長楊春海，但老謝頭橫扒拉豎擋不同意，因為楊春海工作認真負責，大公無私，對老謝頭毫不留私人情面，常常批評他自私自利的思想，更因為春海有個火性脾氣，則更引起老謝頭的不滿。

後來在于支書、鳳梅的幫助及楊春海的模範行為感動之下，老謝頭轉變了認識。月亮灣村選出了可心人做代表。

時間：一九五三年初夏
地點：月亮灣選區。
人物：

謝鳳梅 女，二十一歲，青年團員。（簡稱梅）

楊春海 二十四歲，共產黨員，村長。（簡稱春）

老謝頭 五十多歲，鳳梅的爹。（簡稱謝）

楊母 五十多歲，春海的媽。（簡稱母）

于支書 三十多歲，該村黨支部書記。（簡稱于）

馬元貴 三十多歲，該村水利委員。（簡稱馬）

戴大嬌 五十來歲，產婆，義務宣傳員。（簡稱戴）

老宋頭 四十五歲，老農民。（簡稱宋）

小鐵子 二十多歲，青年農民。（簡稱鐵）

第一場

時：傍下午

地：田地裏

景：靄靄遠山，一片稻田和大田。

（合唱聲中，幕漸開。）

（合唱）人民的地人民的天，
毛主席領導的人民好江山；
人民的國家人民管，
普選運動把喜訊來傳。

（戴大簪上）

戴：（唱）五月裏百花開多麼新鮮，
遍地裏青苗招人稀罕。
互助組給我家把地來翻，
真叫我又是感激又是喜歡。
我兒子早參軍上前線，

我在家日子過的好，一年賽一年，
從前哪我是收生婆現在叫助產士，
村裏的大事小情我都在先。

這兩天月亮灣忙活搞普選，
我還自動地當了一個義務宣傳員。

（用腔，圓場）

只覺得一陣陣南風撲面，
心高興脚下快走出月亮灣，
眼看着我家的地離這不遠，
看！這幾個小伙子幹的多歡。

（鎖）

哟哟，你看哪！這些組員們一個個多
下力呀！真比給他們自個幹還上心
呐！（看介）哎哟！怎麼村長也來
啦？春海！春海！你們都快過來歇一
會兒罷！我送水來啦。

(楊春海，小鐵子，老謝頭上)

春：戴大嬌就是遇到，還送水來啦。

戴：大夥快坐下來喝罷！村長呵！你怎麼也來啦，村上這幾天忙活普選，你忙嗎？

春：就是忙也不能耽誤生產哪！再說今年雨水勤，這兩天又悶呼呼的，看樣兒又要下雨，若給你老的地耽誤了那還能行嗎？我不來就不對啦！

鐵：這話不假，村長可多嘴沒爲村上的工作耽誤地裏活。嚶！老戴太太……

戴：(忙接上)死小子！人不大口氣可不小，與別人叫老戴太太還有你叫的？你知不知道，你還是我給揀的呢！一落草就哭。(衆笑)

鐵：笑什麼？村長，你不是也一樣嗎？也

是老戴太太給……(知不該說，忙噤住。對戴)那變得叫什麼呢？

戴：有名啦！

(唱)選民登記我有了名，要叫我助產士張志英，

半輩子沒有名來沒有姓，

鐵：管你叫張志英立志當英雄。(鎖板)

謝：(取笑地)哎呀我的老嫂子，若不叫這回普選吶，你這一輩子連個名都不稱！(趁)

戴：得啦，你稱，就你個老僵巴頭子稱！

謝：可不是嗎，若不叫選民登記，你就得叫一輩子戴張氏。

戴：呆着你的，老謝頭。

春：來，咱們到樹底下喝點水吧！
戴：哎？鳳梅他們小組在哪幹呢？

鐵：在東山崗給老謝大叔那塊地種草呢！

戴：啊，那我到東山崗子去一趟。鐵子，

等割完地把碗給大孀捎回去，我就不回來啦。家去好給你們收拾下晚飯，你們都別回家吃啦。鐵子，想着點

啊，我找鳳梅去！

鐵：大孀，你找她幹啥？

戴：噯，你忘啦！

（唱）我是一個義務宣傳員，

嘴得動來腿腳也不能閑，

我去找鳳梅商量點事兒，

過幾天開大會好做宣傳。（下）

鐵：村長！

（唱）這塊地今下晌我看割不完，

不如把婦女組也調到這邊。

春：（唱）叫她們幫着咱們一塊來幹，

也免得下場雨添些麻煩。（鎖板）

對呀，下場雨又得給戴大孀添麻煩

啦。我告訴老謝大叔一聲去。

鐵：你告訴去，我上東崗找她們去了。（

欲跑）

謝：小鐵子，你他媽給我滾回來！（鐵

愣，春欲商量，也站住）你們說怎麼

的就怎麼的了？你們的眼珠子裏還有

沒有人啦？

春：大叔，我這不正要跟你老商量呢！

謝：商量什麼？……我不會商量。（坐）

春：（語氣緩和地）這是什麼話，噯，大

叔，你這塊地咱們男勞動力今個下晌

也割不過來，再說……

謝：再說什麼？怎麼早也不調人，晚也不

調人，單趕上給我薅草就要調人，我

若燒香佛爺就調腔，看我臉上有疤？

還盯上我了……

春：大叔，這你就不對了，這也不是給我幹的，擁軍優屬不是有這麼一條嗎？

軍屬在先……

（壓壓氣）再說，你那是東山崗子地，下點雨一打開天道就好剷……

謝：我那地不是地怎麼的？你就仗着當村長，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呀？你少跟我來這套！

春：我當村長怎麼的？我也不是爲個人，當像你呢，自私自利淨耍私心眼兒。

謝：拿大帽子哈人哪？仗着你當幹部呀？你不用管我自私自利，調人就不行！

春：不行？……小鐵子，把他們都給我找來！

（鐵愕然）

謝：你敢！

（唱）你說往東就不許往西，板上釘釘都得把你依，

仗着當村長舌頭大，

幾年的小孩子你敢把我欺？

告訴你少來這套你唬別人去，

我今天可就不聽你的！

春：（唱）老謝大叔你真不講理，

自私自利你不積極，

我當幹部本是給大夥來辦事，

先給軍屬劃地是應該的，

大夥都願意，就不願意，

爲什麼反說我把你欺？

謝：（唱）你是村長處處有理，

我自私自利又不積極，

我的地反正也不是地，
你盼我莊稼不收你才歡喜。

春：（唱）大叔你簡直是頑固到底，

謝：（唱）你願意扣帽子就扣你的！

春：（唱）村子裏若都像你我天天得生氣，

謝：（唱）誰攤上你這個村長就得受委屈，

春：（唱）一句話噎的我喘不上氣，

（流板）

鐵：你們別吵啦，

（唱）你們還是多年的好鄰居！

（鎖板）

你看，這麼點事怎麼還不好商量，何必還鬧個半紅臉，幹活去吧！走，村長。
春：（冷靜一下）……可也是，先幹活

去，等一會兒開會再研究……（春、鐵下）

謝：開會怎麼的，開會把于支書也找來，讓他給評評理。……（指手劃腳地朝春海）越來越他媽扎乎起來了，你算把我盯上了，小冤羔子，你還能扎乎幾天？普選了，你還指着幹部壓人哪？不行啦？沒人選你啦，我呀，就是選個走道的，也不選你！（冷鏗戰場下）

第二場

（鳳梅上）

梅：（唱）日落西山天傍黑，
鳳梅我薅草已畢把家回，
走過了村前的小河水，

稀溜溜小風兒迎着我吹。

微風吹去我一日勞累，

眼望着一片青苗綠又肥，

小青苗全仗着人來蒔弄，

薊草間苗勤來栽培！（用腔）

婦女組在地裏互相挑戰，

爭先恐後誰也不讓服誰，

到秋天又是一個好年景，

打下糧食成垛成堆。

這些天搞普選羣衆開會，

候選人還提出了我謝鳳梅。

鳳梅我年紀小怕不能擔任，

要選我我一定盡力而爲，

今晚上還要開選民大會，

手拿着小鐮鋤快把家回。（下）

第三場

時：當天晚上。

地：院裏。

景：院落、土牆、大門、大門外是一片莊稼，牆外有一株垂柳，牆內左邊有一株杏樹，樹下有一板鋪；右邊有桌，條凳等……。

（啓幕：楊母在條凳上做針線活。）

母：（唱）一針針一線線手不停閑，

坐窗前給春海趕做衣衫，

太陽落晚霞照天色漸晚，

爲什麼還不見春海回還！（向外望）

天到這時候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咳，春海這個孩子，我也真跟他操够心了，自從打朝鮮回來就當村長，一

天到晚心都長村上去了，忙的連飯都顧不得吃了，天到這時候怎麼還回來呢？

（唱）疼孩兒一天不見心中掛念，

怕他冷怕他熱怕他不喜歡，

自從他抬擔架朝鮮回轉，

當村長爲大家每天不閑，

家裏活一堆堆沒空來幹，

不得吃不得喝東跑西顛，

一心地爲工作還落埋怨，

當幹部得罪人叫我把心擔！（甩腔）

給春海做衣衫穿針引線，（流板）

（鳳梅上）

梅：（唱）見大娘在窗前手不停閑！（鎖

板）

大娘，我爹還沒回來嗎？

母：還沒回來呀，你沒看見他嗎？

梅：不給戴大簪劃地了嗎？

母：誰知道上哪去了，春海到這時候也沒

回來，晚上還要開會呢！

梅：（若有所思地）啊，……（看母做的

活計）大娘，這是給誰做的小布衫？

母：給誰做的你還看不出來？我們家還有

誰？

梅：啊，是給春海做的？

母：對嚟，過些天不是要開選舉大會嗎，

我尋思給他收拾收拾。

梅：我幫你老做吧！（拿過便做）

母：你活一天了，不累嗎？歇一歇吧！

梅：看日頭快落了，你老眼睛够不着哇！

母：那就讓你替他做吧！（暗笑）

梅：大娘，你先給他收拾收拾飯吧！

母：我看你把活計擱下吧，傍黑天做活累眼睛啊。

梅：不要緊，還能看見。

母：咳，累壞你我心也疼啊！（向門外望）
春海這孩子，怎麼還回來呢？（小鐵子上）

母：小鐵子，沒看着你春海哥？

鐵：在于支書家跟老倔巴頭子嘍嗟呢！

梅：跟誰？

鐵：跟你那個頑固爹！

母：到底爲什麼你倒說明白呀！

鐵：我沒功夫，吃完飯還開會呢，一會兒你們就知道了。（下）

母：你看這可怎麼整？咱們兩家多少年老鄰居了，你爹跟這個小子動動就鬥嘴，叫人家厭着多笑話……鳳梅，我

去看看他們！（下）

梅：大娘……咳！

（唱）聽說他們又吵嘴，叫我犯愁，這兩年他們爺倆總不對頭。我爹爹自私自利腦筋太舊，不讓人不諒人處世彆扭。春海他爲工作風雨裏走，只是他工作方法不太講究，像我爹這樣人也實在少有，一個爲公一個爲私怎麼能够相投，輕拿針慢扯線上領縫袖，等春海回家來再問根由。

（流板，楊母上）

母：（唱）沒找着春海他我往回走，眼兒得黑了天落日頭。（鎖板）
不知道又跑哪國去了？

梅：沒找着嗎？

母：于支書家也沒有。（見梅仍做活）

噯，鳳梅，做活計差這麼一會兒啦？

撂下吧！

梅：這就妥啦！

母：剩那幾針點燈抓空就做了，撂下吧，真是好孩子，屋裏屋外樣樣拿得起來……

（老謝頭上）

（老謝頭上）

謝：（唱）在地裏和春海打了一架，

整氣窩火走回家。（鎖板）

（謝簡直往屋走）

母：他大叔，你回來啦？

謝：（不是好聲地）回來啦！（進屋，梅

隨進，片刻又上。）

謝：（內喊）鳳梅呀，上後園子給我拔幾

棵小蔥去！

梅：在碗架裏頭，已經剝好啦，你自個拿

吧！

謝：（上）叫你進來！你怎麼回事？（命

令地）進屋來！（梅隨下）

母：噯，這倒是做的哪股子勁兒呢？

（唱）東西廂房住着兩家，

兩家的葡萄一個架上爬，

抬頭不見低頭見，

這樣整整扭扭爲了什麼，

天上若無雲就不能把雨下，

都只怪當幹部得罪了他，

等春海回家來我勸上幾句話，

這樣的得罪人事還是拉倒吧！

春海兒還沒回來我放心不下，

（流板，春海上）

春：（唱）緊皺雙眉走回家！（鎖板）

母：可回來啦，餓了吧？（春不語）你吃飯啊？

春：呆一會兒再吃。

母：又來脾氣了，光自個生氣頂的啥？（春不語）春海，是不是又跟他（指謝屋）辯嘴啦？告訴媽。

春：嗯！

母：又爲了啥事呀？

春：爲了給軍屬劃地的事。天道不好，我尋思把婦女組從他們地裏調過去，他搖頭擺尾不讓！就爲這個。

母：我沒說嘛，你就好多管閑事，事辦不好，還落個得罪人！

春：媽，你怎麼這麼說？

（唱）媽媽你怎麼說出這樣話，

你說我當村長爲了甚麼，

爲大家生產好糧食多打，不自私不頑固都愛國家。

母：（唱）多打糧愛國家倒是好話，

光費勁不討好還是白搭，

你跟你謝大叔時常吵架，

叫我這當媽的可怎麼拉？（謝上）

春：（唱）得罪了謝大叔我才不怕，

我爲的是工作怕他幹啥？（鎖板）

謝：春海，你就照這個咯嘞去，我跟你爹可是一輩子老交情啦，連臉沒紅過，沒想到輪到你這輩子臉一抹擦六親不認了。啊，當了村長啦？（走又回）好，春海，你就這樣下去吧！（鳳梅上）

梅：爹，你上那去？

謝：我去開選民會。我也有權，這回選代

表，你這份幹部呀等着我選你吧！

(下)

母：鳳梅，快去勸勸你爹，家醜不可外揚呀！

春：讓他上大街上噏噏去，我才不怕呢！

母：快去吧，鳳梅。

梅：我找于支書去。(回身)春海，你可

別跟我爹一樣啊！

春：我才不像他呢。

梅：那就好！(下)

春：媽，我得去開會。

母：飯呢？

春：不吃啦。

母：嗨，你犯了走馬星啦？怎麼忙扒拉幾

口飯能到哪點兒？

春：媽，我也吃不下去。……媽，等一會

于支書若來找我，你就說我先去了啊！

母：好。(春海下)你啾啾這份幹部的。
(下)

第四場

時：緊接前場。

地：路上。

(馬元貴上)

馬：(唱)元貴月下三分醉，

村上工作一邊推，

今晚要開選民會，

三個候選人，不知道都有誰，

或許有我馬元貴，

聽一聽風聲免得吃虧。(鎖板)

我馬元貴，在村上當了一名水利委

貴，這幾年當這個幹部，大事小情咱都走在前頭，大夥拿我還真當回事。咱姓馬的是識文斷字的棧口，沒熊過誰可也沒讓過誰，吃虧事別想找劉咱名下。這兩天搞普選，月亮灣這個選區要選三個代表，大會小會嚷嚷，有提于支書；還有人提謝鳳梅，這兩人恐怕沒跑，剩下這個可就其說不一了。有人提村長楊春海；還有人提老太平王福安，可也有兩個提我馬元貴，被不住能對巧選上。這個事可馬虎不得，若是沒提還好說，這回提了名若落了選，在月亮灣也出不了頭也露不了臉，可就陷眼啦！

(唱)馬元貴我的心有虧，
丟人露臉就看這一回，

村長讓我檢查工作，
羣衆對我的意見一大堆，
倒不如我給他個乾脆，
想辦法不讓羣衆往下追，
辦這個事全憑我這兩片嘴，
小車不倒就往前推！

(流板，圓場)(二幕開：景爲、柳樹、古鐘、遠村、禾田、高天懸月。)

(老宋頭、小鐵子上)

鐵：(唱)選代表拔幹部是個大喜事，

宋：(唱)村政府開會去走一回。(鎖板)

鐵：(唱)這不是馬元貴嗎？

馬：噢，老宋大叔，剛吃過飯？小鐵子你也吃啦？哎，你們來的真挺早呢！
啊！老宋大叔選把新衣裳穿上了，真

有點新氣象，啊！

宋：這話說的，大喜事嘛。今個不穿多噲穿？

鐵：哎，你怎麼還不去開會呢？還在這幹嗎？

馬：不忙，去早了人也來不齊！

鐵：昨個不是告訴吃完飯就上村上去嗎？

馬：可他還沒吃飯呢嗎！

宋：你們家飯怎麼這麼晚？你當幹部的不帶頭早點去能對嗎？

鐵：（諷刺地）人家當幹部的嗎，還不得

端個架，等人去齊了再去，那有多帶

勁兒！

馬：得，得，別總這樣對待咱們，我知道……

鐵：知道？哼，就怕你不知道呢！

宋：小鐵子，別和他門口，（向馬）馬元

貴，東南角稻地的分水壕，打早就跟你提出來了，你怎麼還不張羅修？還要等到多噲？

馬：（推拖地）明個修，明個修……

宋：昨個問你說今個修；今個問你說明個修，我說我的水利委員，你得推到多噲是個頭？今個推明個，明個推後個，你算算過芒種幾天了？再推就推八月節去了，趕情你的地不在那你不着急！

馬：哎呀，老宋大叔，你可不能這麼說呀，這兩天不緊忙活着普選嗎？

宋：普選也不能耽誤生產啊！

鐵：別「折柳子」啦，普選我也沒看見你張羅什麼！

馬：這是什麼話？叫你這麼一說，水壕就

像我不願意修的？

鐵：你常你還願意修啊？

馬：那個……

宋：你願意修也好，不願意修也好，反正你得張羅修了，可不能拿生產打哈哈。

走，小鐵子，咱們開會去。（宋、鐵下）

馬：（見、宋鐵走遠）倒霉，還叫他們把我臭一頓。有意見你們提呀，幹嗎這麼打擊我？

（唱）天天盯上我，見而你就刻，就看我馬元貴，臉上有灰，

你等我若是，當上代表——

（行絃，自慰地點點頭，見謝上）

四男……

謝：（唱）你一個叨叨咕咕這是等誰？

（鎖板）

馬：閑扯咱！你老上哪去？

謝：開選民大會去，你怎麼還不去？

馬：不忙。來，四舅，這坐一會兒，晚不了。

（謝坐，掏煙袋，馬劃火）四舅，我看你老像有點不痛快似的。

謝：嗯！

馬：我聽說今個下晌跟村長又鬧個紅臉，有過這個事？

謝：你怎麼知道？

馬：嚶，你外甥大大小小是個幹部，村長和你老鬧整扭我還能不知道嗎？咳，村長這人……年青啊！（謝不語）你說，四舅，都是一個堡子住着，你們兩家又是多年的老鄰居了，成天立楞個眼睛，何必！就打着這年頭顯耀進